衎石齋記事續槀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八

嘉興錢儀吉新梧

左海陳先生別傳

陳先生壽祺字恭甫號左海福州閩人也祖起龍父鶴書世諸生以質行稱先生幼而能文博奧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薩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邃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略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焠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潛靜力絕徵逐非同志一入弗与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

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是歲也師事故考功郎中孟君超然考功服膺宋儒書履行淳備厥後先生爲刊其八錄者也先生從學時齒尚弱篤守師訓巳凜然以古君子自期矣十九充己酉鄉貢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辛酉授編修尋告歸省親性至孝既歸而重親致歡久之不忍言仕也家故貧祖父皆敦厚任卹先生既通籍于黨之𢀶獨者多依之居二一年無以食父乃命之入都充甲子廣東丁卯河南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　京察一等

記名御史凡在職七年方直淵雅事於朝列聞父喪奔
歸以不得視含斂終身爲大慼服除遂乞養母教授生
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
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告無罪爾
母得終喪年五十有三遂不復出先是主講仙游書院
以學古敦行率其士士多興起者及館泉州清源亦如
之大抵重廉恥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董戒士初苦之
久乃悅服矣福州鰲峯書院康熙間張清恪所創置也
時則蔡文勤之父武湖先生爲之師而文勤繼之其後

主講者多宿儒大師百餘年閒閩人之出鰲峯砥行立名者甚衆而近稍衰息矣巡撫上元葉公至則請先生主之先生舉清恪之言以爲士子奔競成俗宜嚴加別擇以品行賢否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乃請先察學行而後攷文藝札下郡縣舉其士之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扃試而錄取之又增築屋若干閒爲試所糾其出入若貢院然作義利辨科舉論知恥說揭於講堂又爲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愼交游肅禮儀

頗爲砥厲廉隅窮經致用之士無爲不隆禮不由禮無
方之民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日稽其課月攷其
能經史文筆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爲一格所以興實學
求異材也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
生故嘗闡明遺書皆得其指歸所撰尚書大傳洪範五
行傳輯本五經異義疏證四方學者戶有之又有禮記
鄭讀攷說文經詁歐陽夏矦經說攷齊魯韓詩說攷兩
漢拾遺左海經辨凡若干卷又嘗撰春秋左氏禮公羊
禮穀梁禮未成少工詩及駢體文中年治古文辭皆有

專集行於世今之治經者或專小學而近煩碎或舉大義而略雅訓又或界域漢宋以文字義理為二塗而訓詁文筆亦鮮有兼長者獨先生閎覽精識貫本末無是同非異之見故游先生之門者有專肄無偏嗜也若仙游王捷南之詩禮春秋諸史晉江杜彥士之小學惠安陳金城之漢易將樂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某（丁某與先大父同二名故闕之）德化賴其煐建陽張際亮之詩古文辭皆足名家而惠安孫經世學成蚤世今其名在通志儒林傳中卽先生可見矣先生嘗客吾浙為儀徵阮公課士仁和

趙坦德清徐養原養灝歸安嚴杰臨海洪頤煊震煊等
皆從問業時阮公方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先生撰條例
一篇明所以原本訓辭會通典禮存家法而析異同之
意一時傳誦徧兩浙云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四明
年秋先生長子喬樅遇儀吉於廣州乞爲之傳始阮公
既傳先生矣光澤高君澍然仁和陳君善富陽周君凱
又各有誌傳之作予迺尋覽遺書究其爲學誨人之實
撰別傳一篇以復喬樅它行事不具書
論曰尙書涿州盧公爲予言先生至性淳篤官京師以

不得迎養二親常慽然不樂聞大父喪慟幾絕逾時而
哀不釋方主盧公家公親見之也又言先生博通經籍
而不以所學先人有問無不盡朋友有過失必面諍無
所依違故吾嘗樂與先生居可謂直諒多聞之友矣儀
吉讀先生家居上大吏諸書論事得失若水利若政俗
悉乎其知之明亦已難矣至於閭閻疾苦官吏散弊上
下相狥相市莫之底止幾於涕泣而陳道之雖觸忌諱
無所隱益歎先生為古之遺直而盧公之言不虛也嗟
乎以先生之賢而蚤退奉親遂以終老時論惜之然是

乃先生之志也躬行孝友窮經勸學士皆彬彬然興起

矣傳曰儒以道得民其先生之謂與

季先生家傳

先生諱麟字紱紋別字晴郊年十六補江陰縣學生二十二充乾隆己酉選貢甲寅舉順天鄉試辛酉大挑一等官直隸十年攝滄州南樂西甯縣事補鉅鹿知縣先生爲政務損已而厚於民懸楹帖於堂云敢說淸廉但求撫衷無愧勉循慈惠未嘗任氣以行始攝西甯有無賴子誣富室羣賭者富人願以白金六千兩爲壽丐勿株累先生謝絕之坐堂皇集訊白其誣而笞無賴子數者大服凡聽訟事至卽決不以寒暑疾病稽晷刻意主

寬仁雖鞭笞人自以不冤鉅鹿於直隸爲中縣春秋恆
有徭役有司藉自給先生減其舊額供頓不足至舉責
以應無吝色縣有奸民聚衆斂錢事發覺
旨下總督按問先生奉檄名捕一夕盡獲之歸於行省
委員攘以爲己功而譖誣先生總督入奏奉
旨褫職戍烏魯木齊於是總督使甲乙等治其獄窮盡
黨與日是皆將爲逆直隸山東民株連累百牢收議罷
譴者甚衆
仁宗察其有冤濫下軍機大臣刑部覆訊獄以平反甲

乙等皆坐失入抵罪而先生到戍歲餘遽病卒矣嘗被
議時百姓陳訴乞留不得則醵金爲贐先生峻拒一勿
受也及行老幼追送塞衢陌車不得前其後喪歸入關
有走數百里迎柩長號者其得人必如此先生少失恃
事父盡孝迎養之官非公事不去側爲人豁達和易聞
人之善譽不容口有言人過者輒亂以它語終身無徼
刻之言顧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奪公車留京師館
平湖沈尚書家最久先生舉主也每有賡和遠藻益工
書法在鷗波衡山閒公卿多折節納交先生自守以正

見者重其風概朋舊貴顯不先通書家無儋石儲而座客常滿有孔文舉之風譎戍窮阨處之坦然如平時卒年四十有八子芝昌道光壬辰一甲第三名及第授編修今官侍講山東學政

門人錢儀吉曰嘉慶三年秋余始得奉敎於先生先生貌清厚疏髭頎立風度凝然人人知爲清毅盛德君子也遭遇不幸貽穀後人天道豈終遠哉平生文字散失惟與先學士公及僑嶠王先生聯句數首存芝昌言之每以爲大慼余事先生時方讀兩漢策奏一事一言必

詳覈其本末意旨授而講焉尋習爲制義亦先生教之
其後居塞外有請業者勤懇指授而它一無所干預都
統以下咸敬禮皆曰季夫子無有舉其字者曹江云

孝山王先生傳

王先生聿修字念祖別字孝山先世自洪洞遷禹州高祖安民明季殉闖寇之難子法舜法舜生漢英漢英生輔有隱德鄉人私諡曰孝惠孝惠生先生七歲雪夜父偶出未返庭立以待不肯入戶曰父受寒也家貧爇香篩畝書誦達旦語同學曰存心在精一行事先孝弟記誦詞章不足畢學者事補州學生出授徒仁義爲教不及榮利身示之則人多化之館於葉夢中父諱痫亟歸省則瘡生肘間家人猶未知也乾隆丙辰舉鄉試丙戌

大挑二等任確山教諭始至謁廟廟前燬已久跽拜瓦礫中祔主皆無存者喟然曰惡乎可即架席爲殿掇敗甎石爲蔽身不入學舍次弟服築歲入悉以予工役三年始成祭器樂舞器皆備擢四川珙縣知縣珙前未有城方議興建先生至即任之會禱雨雨輒以夜不妨工作珙人爲詩歌勒之石既竣復廓學宮若干楹如確山規制先生歷官不攜妻子布衣蔬食一錢不入家又明於任使姦慝無所容故舉事皆集有僞官過縣破其姦械送府府以風疾釋之事發吝縣部議降一級有欲白

其事者先生亟止之曰故縱之議重失察之咎輕我避其輕者而委上官以重不可府將爲捐級又固辭曰吾仕猶授徒耳孝弟忠信即不爲知縣獨不可與民講說乎何級爲初城之建也前政已領庫金例當留其事先生閔其老聽之去至是以清覈城工不得歸主崇慶州書院三年琪人爲輸九千餘金乃歸戊戌補雲南南安州州判駐州西南境之碍嘉故明縣治也猓夷居之夷俗親死戾其頸至斷曰使還顧子孫焚而揚其灰曰使升天前政多方勸戒皆曰身死可耳必使其親升天也

不爲止先生因其俗之尙鬼也乃使工圖猓鬼數十百皆焦頭烙背骨析腸出雜漢鬼間漢鬼皆儼然冠帶如生人徧張之示曰吾夜夢猓鬼哀我其狀如是夷人皆慟自悔恨俗遂革先生曰雖不殘死猶未知孝乃擇其子弟之秀者入郡塾中導之禮讓而進其善者猓夷多踴躍薙髮爭誦言孝弟故事月給口鹽遂徵其課爲民病先生除之令民自便又免夷女之服役在官者旋以老歸乾隆五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著四書五經講義各若干卷全史提要四卷創始珙志八卷磟嘉志四卷

又輯棊確山諸志州人上其行事祀鄉賢
贊曰先生沒後數年白蓮教匪起官軍誅討獲鄭寶豐
諸縣人甚衆禹州知州崇士錦訊其渠治黨與獨州境
無一人雖童孺不能惑皆曰王先生之教也士錦大驚
異序其事而傳之道光十六年予來大梁門人蘇源生
爲言孝山之賢居三年屢言之且曰源生閒嘗與人稱
說前賢獨先生遠近無一人異辭者故不敢不告予旣
服先生之身教又感夫儒者之效可以安民其事顯箸
而武健鉤距者之誠不足以爲治也於是乎書

東皋王先生傳

王先生伯勉字子健別字東皋彰德湯陰人少貧借楊枯寺中忍饑讀書順治乙酉充鄉貢連捷進士是歲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歸偕其邑士王道月董襄讀書講學不輟居八年乃謁選授行人充山東　詔使郤例餽不干有司一語乃登泰山謁孔林而歸累遷吏部文選郎中掌選事清介日有名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吾生平誦此二語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它才能惟確守不慾不忿幸由舊章八

字耳先生恆徧官廨中禁絶私謁一介不取雖胥吏皆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自平陽入 覲懷金將遺之偕其同年錢綖來訪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同官醵金製裘一帽一遺先生先生曰伯勉生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于尚書固勸之乃受內大臣某公嘗奉
世祖諭旨逮工部侍郎張某者至部以 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召先生至屬書之先生辭曰譯字非郎中職出

上意耶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耶腕雖斷不敢書也改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有以貲郎進者將授正印官先生持奏乃已巡城豪强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揚揚道上者考滿內陞仍管道事都御史將以巡鹽兩淮薦先生力辭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不爲差例也必以此事相付則前此獎實吾不敢有所隱以負
上也薦者懼而止丁父憂歸服除將北上一日晨起肅
衣端坐卒

贊曰予嘗讀陸清獻年譜稱王東皐之在吏部壁立千

仞心慕之求其傳誌久之不可得及來大梁嘉興許君樸方署湯陰縣事則求之于許君許君爲訪問其邑人而先生文字靡有存者後嗣亦不振爲欷息累日縣志雖有傳荒陋無一語近實乃撰魏敏果王文簡二公之所稱道稍次弟之如此先生謂吏部當率由舊章其言至庸近然使因人生例或牽合巧便趨時局爲軒輊則不能固守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必若先生之清介特立乃能行之夫豈易言歟當是時鹽法極敝大臣有言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而久於其任何

患不肅淸也蓋其時廷論人材東臯之名與敏果埒其行事雖略落落數語猶可想見其爲人

旌表孝子劉仙芝先生家傳 代張布政

先生諱琪字治成一字仙芝世居畢節縣父諱宗舒母陳氏先生生四齡父出賈不返先生時涕泣思父則問於母吾父形貌奚若每於家人語輒及父平日言動謹志之既而請於母欲求父所在奉以歸母曰兒固孝也然幼穉何能爲姑待之至年十四泣而謂母曰兒行決矣母亦泣曰噫若父始服賈在滇中今且十年矣不知所往兒能大索天下邪兒固孝也愼無去我先生跽而曰兒幸有兒有弟可以奉吾母母無念兒兒不得父不

可以爲子覓行決矣則先求之滇不得則之蜀之楚西
踰桂林北走秦隴出入修嶺穹谷蛇虎無人之鄉蹈不
測之淵險阻寒餓屢瀕於死終已不顧時距父出門時
已遼遠傳聞疑似必窮其所道蹤迹達其地望絕而後
之它悲思悽愴爲詩四十章傳於人冀有聞而來告者
則又之吳越之齊魯燕趙如是十年乃得遇父於京師
之國舅廠始聞其鄉音也因審其里居姓名竝道家常
舊事悉符合父子相持大慟道路聞者多爲流涕時則
故禮部尚書長洲沈文慤公歌詩紀其事從而和者甚

衆人皆曰劉孝子先生家故貧父歸毋猶無恙竭力營
甘旨孝養二十餘年及遭憂先生年已四十餘矣先生
以乾隆甲午卒年八十有二有子五人其一舉於鄉孫
曾竝箸文行今侍御史最昌先生元孫也始以先生孝
行聞於　朝
敕下巡撫覆按既得實乃
命有司坊其縣而祠祀焉余嘗觀近世孝子若吳人黃
向堅自爲紀程一編其事最箸若單父劉宏甲餘姚翁
運槐運標皆求父萬里之外然黃劉之父仕宦知名其

迹之猶易翁則兄弟偕行任有所分且三子者年皆巳冠立又有程萬里黃艮梧邵宏傑諸人勇義而左右之而孝乃獲全未有十四㓜齡至性勃發孑身冥行犯危難甘死亾閱十年之久訪問之路幾絕堅持無卻志天乃鑒之俾其父子山川萬里之外一旦忽置之覿面以濟其艱傳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豈不信哉侍御與余世舊相善又鄉人也屬爲家傳執筆敘次慨乎有餘慕焉

贊曰先生居鄉善行甚衆凶年出家粟以食餓者修學

宮及書院治輿梁道塗貽利至今㳟謂先生純孝則它
皆末節也故不具書書其大者箸於篇

李新泰家傳

君諱以謙字蘊山號崑圃世居崑山千墩曾祖諱緝熙祖諱愷兩世皆循學敦行晚以歲貢充鄉飲大賓歿而君之伯父世望貴累贈中議大夫長蘆鹽運使司鹽運使父諱世濟增貢生君年十七與伯兄以鼎同入庠旋食餼舉乾隆乙卯　恩科江南鄉試嘉慶初考取正紅旗覺羅教習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家貧出幕游佐甘旨從湖南巡撫同郡姜公所稍久先是紅苗擾黔楚事平而秦蜀教匪起楚兵

出征調苗乘閒復爲寇蔓延三廳地山陰傅公爲鳳凰廳同知知苗愈撫愈驕欲一大創之則無兵於是招流亾練丁壯用前人鵰勦法且戰且守年餘碉堡布滿山谷苗出入輒阻阨而焚掠亦不絕兵備某忌之數言於姜公傅某不去苗必爲亂公疑焉已而黑苗吳陳受果大出擾內地姜公意不能無動將劾傅公召亂君故從楚士人游知傅公可大任數言其能至是姜公已具草稟君謂姜公去傅某苗患無能禦者矣姜公固重君彊置之觀其後會巡閱至某縣驛方飯而苗數千環行館

噪索食犒之不退中夜聞門外驚閧嘷號鼎沸戩而寂然一人從數卒入謁傅公也姜公驚歎還謂君曰徵予幾誤邊事即委傅公討賊一戰俘陳受乃爲奏加知府銜自後責成盡用其策楚苗至今安堵君有力焉君爲人質直剛毅熟於歷代經制朝政治忽賢人君子進退之故隨舉一事條析論辨皆若顯顯在目前於是君母老矣君兄又以選貢赴京師君遂不謁選怡怡侍養喪除始授山東泰安府新泰縣知縣爲政廉而惠歲賦穀皆躬閱槩量不溢圭撮汰冗役革陋規惴惴然惟恐百

姓妥費一錢同僚或沮勸若是何以供上下之求君毅然曰吾不能枉道徇人莠民采煤爲奸利歲賂例千金君絕之加封禁焉約己率下決訟不移日蚤作夜思惟職之憂到官年餘病卒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也年財五十始娶顧氏繼娶吳氏俱前卒吳氏有子炳厚甫十歲側室馬氏年二十二撫炳厚成立今有聲於庠具行狀乞予爲傳且曰炳厚不幸少孤吾親行事僅得之庶母口授不敢增飾一語以誣吾親也余因述其略且論之曰士通知古今設誠於中正言正行雖無位亦足以有

裨當世如李君之於楚事可見矣余始爲於楚士大夫君謫遷至京師問而審其然今炳厚之狀不及焉知君未嘗言於其家也夫封疆大臣操黜陟之柄以臨其下一舉錯直枉關民之死生繫焉此固非刀筆筐篋之流所可與謀也李君一言盡臣獲竭其用良大吏不墜其名而楚人陰受其庇賴非人倫之鑒好是正直何以得此嗟乎以君之賢治一邑猶不得久豈非命哉然君自磊磊明明獨行其是耳治之久速何恤焉而余不能不爲蘄之民惜也作李蘄泰家傳

從兄學山家傳

兄諱希憲字學建別字學山我世父戶部公嗣子也本生考竹泉公諱淇母倪孺人戶部公始娶查恭人繼娶金恭人皆未有子歸自京師逾三年而兄來嗣戶部公之歸也時我從祖諸父多仕宦四方長者家居或貧困拓落不治事而子弟多失學公至謁祠墓聯宗族修廢舉墜凡祀田義田或復或增或創置而定其條式爲族人養而因以訓正其子弟循循守規矩以漸有立也蓋宗法之廢久矣吾家自何受錢姓至今五百年源遠而

支諠觧前人常以齒德任宗事使不渙在康熙中我五世祖鶴庵公爲族長所設施至今多稱道之者後以屬文學公諱鎬公之從兄子也能遵行之事略見文端公所譔族長偶莊先生墓表中自文端公仕宦後宗族有事皆歸於公公歿而我祖考安慶公又以毀卒其後諸房宦轍分散洊更事故雖欲統一之也難方戶部公家居族長爲我族祖瞶翁諱九三鶴庵公之從曾孫也賢爲衆服老矣倦於事謂戶部公曰汝能任之以助我幸甚公敬諾自後歲時祠墓凡族之昏嫁喪紀及其善否

皆待治於戶部公衆之歸公也若宗子如是者近二十
年公以辛未冬謝世兄繼其事族人之歸於兄若戶部
公益進無失望退無後言如是者又三十年家日落日
用常不足兄左右金恭人節嗇衣食往年儀吉奉母喪
歸同居見兄當暑惟一葛衫澣濯則謝客一日然族之
公事無一諉焉始竹泉公於戶部公爲同曾祖兄弟兄
之來嗣也公書告於我從祖諸父皆報可而以族屬稍
遠意未慊及先後歸田見兄則大喜久而愈信以爲儀
吉兄弟行篤厚和順處事周而慮於遠未有能及兄者

也而皆以歎戶部公之知人兄於戶部公事盡禮喪盡
哀事金恭人愉色婉容晼而諡摯年踰六十一錢尺帛
不自專小大之事必稟於金恭人庚子九月感時疾數
日而卒恭人從子竹坪衍安輓以長言曰驀地驚心更
何語堪慰我姑於堂上仰天搔首歎無情不留孝子在
人閒一時鄉黨傳誦歎息有泣下者竹泉公亟以名諸
生不遇晚而府縣舉孝廉方正不赴與戶部公所居比
近兄來嗣朝夕往來問省無閒及遭兩喪偕弟雲壽棫
庀其事禮無違者兄嘗以此自幸云兄初名模補府學

廩膳生員後改今名試用訓導嘗椒署富陽縣學教諭

後以金恭人老遂不出始娶虞氏有子億繼娶汪氏無

子妾有子二俱殤億娶婦亦卒有子崇綬今補府學附

生

李夫人家傳

夫人李氏保定清苑人祖崇賢雲南臨安府知府父濤堂候選府經歷母謝氏歸於世襲雲騎尉畀官至甯夏鎮總兵苑平史君夫人不逮事舅姑其事祖姑沈太夫人也孝沈太夫人臨終執夫人手而曰我有孫婦如此我家當興矣我雖死又何慮焉然是時總鎮君在京嘗未補官貧甚庶姑及女妹皆從仰事俯畜皆夫人拮据計慮以辦嫁女妹張氏稼奩具畀之空焉故聞者以爲難夫人端厚寡言其處家雖有拂意極人所難堪常隱

忍日惟叟做衣操作勞苦不自休息也有子致蕃致昌女三人父子間衣服皆出手製嘗治婦功至夜中饑甚輒咽氣以解後竟以此得疾力貧茹苦三十年及史君出鎮三年而夫人歿矣年五十有五時致昌甫成童夫人慨然謂總鎮君我死無人嚴督之恐他日讀書無成爲父兄累益其教子不爲姑息歿而齎志又如此致蕃先已登林召棠榜進士官刑曹夫人歿四年而致昌舉於鄉平居尤重祭祀必先事躬親且爲子婦及女及侍妾輩覼縷以告曰汝曹志之此家教人遠當如是也女

妹適張者嫠居無子妾子志彥失愛於其嫡出走總鎮君憂之夫人爲之謀典衣不足鬻兒女子襍飾爲道里費一夕補袒達旦而遣之金陵從史氏之族栢溪翁官舍學已而母索子怒甚其後屢以爲讓夫人終默不言十數年閒志彥充鄉貢成進士官東昌府曹縣知縣其母太孺人於是就養於曹而命志彥曰汝所以有家吾所以有今日舅家之德也

論曰凡人昆弟相友愛與否雖性質有厚薄亦由於姒娣之助焉若女兄弟則勢尤易離至於舅甥之誼世俗

至以姈爲訴病葢禮教之衰久矣李夫人曲成其甥怨怒不恤而與張氏古之志閫行者未聞焉可謂難能矣舉一節賅百行夫人之勤家積德以庇其子孫者又何如也余第四女適致昌不逮事其姑致昌數僢述其母行事余因爲之傳俾藏之以示其後人

楊節母家傳

節母姓唐氏東昌聊城人父雲楣注選從九品官節母在室有孝行縣文學憲章楊翁聞之爲其嗣子國學永禧聘焉遂歸於楊居二年而國學君歿時康熙五十三年也節母年二十有一有子帝錫生甫三月耳國學本生父太祉翁暨配王皆前卒憲章翁家貧益無斗儲節母處艱茹苦撫襁葆以有立夙夜操作具旨甘以事憲章翁三十有五年事姑張氏三十有四年孝養如一日至於考終庀喪葬盡禮帝錫長爲娶於閻有孫五人節

母意稍慰矣已而子婦皆歿於時節母既衰老復銜哀拮据撫諸孫者二十年迨節母之歿諸孫皆冠且娶矣初太祉翁有三子國學既來嗣別子二人又皆蚤世未有後於是節母復命以第三孫如桐還嗣太祉翁房爲主後聊城之人皆曰使楊氏幾墜而復續且兩房皆有宗祀不失其世節母力也久之上其事於　朝得旨旌表如典禮節母卒年八十有四距國學君之喪六十有四年矣節母之後傳曾元而日盛世科第以起其家今河南分巡開歸陳許道以增節母元孫也

贊曰余客大梁之七年楊君至堂觀察於汴逾年奉節母事狀乞為家傳因進問節母之遺言佚事觀察蹙然謝謂年世稍遠不可得聞矣已而愯然曰幼嘗聞祖母趙恭人之言曰汝高祖母性仁慈尤好施予貧婦人及門輒予之錢米褁而授之不欲家人見重其恥也幼者予之餈餌亦然我乃時備其物密置老人室中使常取不竭我以此得老人歡心也嗚呼此又以見趙恭人之能孝事也以楊氏之世有賢母而其先德諸老以身教家者舉可見矣庶其興也而一皆出於節母之貽訓夫

以一身擔荷於震撼摧陷之下亾者使存危者使安因以長養蕃碩於無涯節之繫於家國也豈不重哉雖然亦在繼之者之感於其德長慕思而不忘以久於爾家也則是傳之作何能巳也

賈節母傳

賈節母韓氏淮甯道陵岡人也父曰韓經明年十八適扶溝賈國林字邦彥乾隆五十一年歲大饑悍民劫掠村落閒國林有族子二人者行無賴常攘奪國林最後執國林及韓紡於庭之槐而盡取其室之所有已乃刃其紡而釋之國林將指傷越三日風腫死節母時年二十有七謀於其弟韓復德將控之於縣辭曰我外姓也有從子萬倉在其可節母曰此狂子恐不足恃顧念族人多無可爲謀者則與萬倉往入城之夜萬倉取其衣

從市人博負而逸節母兩日不食涕泣反遂不得控也節母有子二人長禹法六歲次萬才四歲幼女二歲旣痙其夫泣曰等無食耳仇之不復而强暴在肘腋吾諸孤且終不可保欲避之它邑如何韓復德曰不可今猶有數閒屋姊方娠不可行遠苦守以待命天幸諸甥得長成勤稼穡以復田業則猶可爲也今日姊之憂亦吾兄弟之憂吾當任之於是復德兄弟相更代日負薪米贍節母夜執梃伺其門戶倦輒倚槐而寐如是者有年族子又微其屋茅徼大瓢傷節母手盜賣其田伐其樹

一不與之校及二人者死乃稍稍安定田亦漸復至其
遺腹子萬貴長矣乃命之從師授書萬貴又教其兄之
子長興入縣庠今從余肄業書院三年愿而勤學見者
皆曰良士也節母以嘉慶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卒先
一年歲又大饑其仇之子賣其從嫂夜走出節母聞獲
諸牆上召其夫而歸之乃泣而謂萬法等曰害爾父者
某父也今某又賣其嫂何父子不仁如是也顧吾賈氏
門風清白婦人即餓死豈可走它人門哉汝曹以死守
之勿令去也婦竟不得賣韓復德後以耄壽終晚生子

二人今有孫

贊曰節母於其夫之仇即窮無控訴豈不欲捐軀脰赴之而期於必復哉上下無援懼孤弱之不得保而墜其宗愈以恫其夫之心於地下故不敢出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始於散利終於除盜賊所以保民止瀸之意何其悉也後之長民者或坐視而莫之省憂吏政之不修民命之靡依若節母之所遇不亦窮乎乃其痛心壹志堅忍數十年卒能全其孤而興其家嗚呼其難能也已小雅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吾於賈節母見之矣

武節婦傳

伊陽武稌妻李者縣人李汝琳女也年十一失母育於武姑至從長嫂後事舅姑也孝嫂旋卒姑羸臥經年調醫藥治家事日勤姑又卒撫夫幼弟秩及二妹甚謹稌一旦墮井死李猶未結褵也誓殉從井者數矣舅止之幼弟妹號哭環守慟而言曰若是而死無以見我姑我夫於地下我且巳乎婦時年十七猶兩髦卽總之爲稌日吾當終吾婦事於是請於舅以兄之子爲夫後財二歲家貧紡織以續朝夕繼姑又有疾調醫藥治家事如

前時久之族補縣學生爾妹皆嫁又數年爲嗣子納婦又嘗所撫從女亦嫁則語其兄曰妹有志不敢告舅姑語兄可乎曩所以不卽死者區區之心未盡耳今吾家奉舅姑承宗祧幸有人矣井中人相待久我將從之兄力止之亦未謂其果爾也晨起上堂問安從容如平時俄出行汲自投於夫所墮井殉矣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稱生日也年三十有八

贊曰李氏之殉其夫也縣士人趍告學官求以烈女請旌縣宰曰是當以節婦請議莫決會學使錢唐許君按

部至汝州衆上其事學使曰縣宰言是也雖然猶未盡夫李以未昏守志貞也力貧事舅姑孝也育幼弟妹及從女子慈也立兄子使殤夫有後忠也從夫於井中烈也此天性之至婦道之全非一端可竟者也夫烈者激於一時之悲憤女者在室之偁李志欲殉夫需之二十二年既終其爲婦之事而後從之誠非一時感慨引決者可比且爲武氏婦李志也偁女非所以成其志也國家子旌表尤當視成例以節婦請也其宜於是大書旌其門曰節孝而爲達於禮部焉

王烈婦傳

吳人王均之妻湯氏寶山人湯故富家均贅於湯湯蕩之均亦不屑受其惠授徒於其邑湯氏勤鍼黹佐之以養父母雍正十年秋七月海潮大至均夫婦倉卒升屋緣樹上均之樹中斷溺焉湯氏方娠已而免身女也名之曰潮音顧行人陳㛐者王氏之黨也均之父老而貧一日抱潮音以謁行人而曰湯氏又以疫死矣是呱呱者無所依願以乞吾子行人許之自是潮音寄於顧王氏之僮曰阿午傭於湯所時來顧氏覘潮音或抱以如

王娭戲意憐之已而行人聞人言湯氏則已嫁矣而其舅諱之也行人愈益憐潮音潮音五歲以豆殤行人哀之甚阿午至撫潮音而慟曰天乎若父孝若母烈婦也乃不得留此一綫之生而忍絕之也天乎行人異焉曰湯氏誠疫死邪抑嫁也阿午憤然曰嫁耳疫焉能死人噫方我主人之溺於水也湯翁媼漠然置不問主母屬我求其尸徧歷湛汶三日夜始得之繫諸大樹下還告主母主母被髮徒跣赴尸所哭幾絕旣棺斂翁媼又欲火之主母持不可而葬諸主人田塍中主人館賓山節

束修所入有田十二畝既死而湯攘其十畝餘二畝乃以瘞其骨也傷乎潮音生翁媪卽勸主母嫁不可則密許之嘐城某氏中夜紿言內戚某家相迎也主母覺之麻衣要絰繞場而號遠近多驚起聚觀衆刼之納輿中翁媪奪其嬰嬰啞啼而我奠得之奔如王以有此潮音也還視則已行矣聞我主母以布二匹自纏上下周其身彼家日夕守視且勸慰一夕雉經死訃於湯湯斥以威逼將控之官得賂乃已今主母棺猶在他人家我嘗欲盜之而不敢如何行人曰嘻盜曷可爲也盍控之官

而返之王平未幾湯聞事泄棺有迹令某氏火之阿午
詭爲湯使者斂其蛻以歸合葬於均之墓而以潮音祔
焉

蔣母馬安人傳

安人籍海昌馬氏國子監生贈朝議大夫朝俞女歸侯選布經歷蔣君星槐亦州人也蔣君幼孤母歸太安人教養以有立其後州之人舉節孝得

旨旌門者也歸太安人治家嚴內外鉅細秩然皆有法度安人左右處分鮮不當意太安人卒祗守遺意數十年纖毫無易時時誦言太安人之行事及所以教蔣君者引以為家法州之人聞者皆曰節姑孝婦相得益彰哉安人嘗舉子不育數為蔣君置滕亦未有子而蔣君

病病且殆安人仰而涕洟曰天乎蔣氏之世忠厚我姑之節孝遠有是乎天絕我巳耳我在不可以死我夫迺潛刲左肱肉爲湯飲蔣君君病竟愈於時安人年四十餘矣當抽刀時猝殞絕逾時創合若有神助明年劉氏生子光煦州之人皆曰蔣氏之祀之幾殆而復承也惟毋之誠也光煦之幼也安人撫愛如已出光煦十歲蔣君卒安人教之益密歲時塾師去輒自課之讀稍閒示之夏楚而不忍下則使長跽父畀堂前涕泣告誡之光煦亦感動埀泣自厲於學不敢怠光煦稍長訓以樸厚

謹讓出入跬步必察焉而尤以不妄交游爲至戒云州之人皆曰訓異腹子亦嚴且慈尤難能也道光十四年冬十月卒年六十有八光煦追念安人之訓使友爲之圖以志其哀吾弟警石爲學官嘉其意時進光煦而廸之學光煦遂介吾弟書乞予傳其事予惟劉中壘之述列女盍區明風烈類舉以風世若安人之孝以奉君姑義以事夫仁以成其子舉一節皆可書也遂不辭而爲之傳

戚灊江妻黃氏傳

戚灊江妻黃氏德清諸生某女也灊江名宗衡少爲秋彔詞見知於儀徵阮公家貧出傭書或授讀以養親黃氏常獨居姑早歿事其君舅蘗畦先生力貧供養無闕左右無違宗黨皆以爲孝婦蘗畦先生博古振奇舉場文字往往似周漢諸子有司多不能句讀輒置之誼嵒落自負終巳不遇老以著書自娛而境又困遂得心疾先學士公督閩學嘗延之幕中久而疾大作遂歸歸誼困灊江吾毋從子也時館予家予佽助之甚薄或不能

以時至黃氏力操作提挈幼稚親炊爨滌濯之事常日不息夜深爲鍼黹鬻之以易米先生既病多怒黃氏無以爲君舅解偶戚友至若可與語文字者使人固留之請與君舅語烹茗以進之而先生幽憂之疾固非若曹可解者常日罵黃氏狗彘又曰畜產黃氏飲泣黽勉敬事不稍怠一日罵不止黃氏泣請曰子婦不孝翁但責子婦卽鞭撻所不敢辭幸無及其親猶憶翁嘗言吾父同考試出入相後先翁甚愛吾父而亦憐其不遇也今吾父死已久矣猶願翁之終憐吾父也先生若憬然有

悟而領之曰諾時濳江歲暮猶得歸省已而入都應順
天試遂羈留不歸館授束修之入歲財百千致其家不
十五爲予言家事輒顰蹙曰飯麤糲曳敗絮彼固安之
矣老無以養幼無以長可柰何又曰曩予在家時一日
不幸産子而求鄰嫗扶持之夜中欲一呷麫湯不可得
也又笑曰生世不諧爲秀才妻亦命而已矣濳江任眞
拓落不事事每如此黄氏艱苦盡力事先生供養及耄
而終濳江與予從子子壽善子壽出守滇遠不能偕後
在晉藩任濳江至薦之河東道韓君文綺數年致千金

櫬之歸逾歲黃氏卒而金亦盡復出游卒於館
論曰三代以還先王之教澤遠士大夫汨於流俗聲利
勢欲之途紛然馳鶩不止而忘其職之所當爲者何多
也吾嘗爲之閔歎而天理之正人道之所以立常見於
士人之妻詩有之日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此固婦道之
常爾若黃氏之家則大無而無一有者也獨力自任奉
養其君舅吾嘗聞其朝饔不繼求之急若赴湯火不辭
者至夕而復然歷年既多未嘗繇恨一語未嘗羨慕一
人一若不知其所處爲生人至苦之境而義命當然但

自盡其心之所當盡如此嗚呼以是爲人子非孝子邪以是爲人臣非忠臣邪子從姑適杭州馮琦夫娘還依於父父家亦貧有屋止之無以食之則亦以鍼黹自食子嘗過我姑見其方綳數尺繒俯爲繡文而聽其二子背誦書退而歎息謂是當有後乃二子長皆不肖姑憤懣得疾遽殂以視戚媄之畢生艱苦盡其力終其事而無遺憾也我姑猶當自悼其命之不如也邪噫

妻陳恭人述略

恭人餘杭陳氏考諱紹翔字鳳翥官刑部直隸司員外郎早年告歸居黃回山中善行偁於其鄉姚德清蔡氏恭人幼端重刑部公奇愛之名之曰爾士乾隆五十二年儀吉從外大父戚公居袁花鎭刑部公來謁戚公見予以爲好遂以字予手書恭人生乙巳三月二十七日戌時小紅牋上先妣藏之久今猶存時恭人財四歲公謂戚公曰爲錢氏婦必讀書兩三年閒當令就塾也已而偕兩兄從其舅蔡翁讀書未幾夜侍蔡恭人將寢命

之內室中取物執燭以往異而問之對曰孝子不服闇恭人既嫁蔡恭人爲予言之以爲笑然恭人平生言語行事常恐畏而謹於禮多此類恭人來歸數月先考卒執喪盡哀事先妣十有六年左右寢食誠摯不稍苟居京師七年先妣每冬輒病視衾裯藥飲尤謹雖大寒鴻雪或身有疾未嘗見惰容先妣嘗畏雷中夕有聲輒走寢室以侍每夏夜暴雨必俟霽乃退以爲常吾姊始從其夫宦同居京師甲戌春別去先妣思之恭人不知所爲日侍先妣爲笑語以解譬謂予曰子非公事勿它

往大人常默坐結轖於中我欲寬譬而口拙奈何姊歸
財數月驟卒恭人誌悲憂以病然日夕趨走先妣前先
妣強慰之曰修短有數且女已嫁是它人家事耳我自
能達覩汝勿憂後三年丁丑先妣棄養恭人慟曰我姑
愛我如女我不能以女事我姑是我之不孝以及此也
予性卞急居平不稱意輒譙讓恭人恭人亦時有辨語
其後乃言曰我常記孃病中言常願汝夫婦和睦以慰
予也我不忍復荅予一言也予爲愴然不能終語恭人
始生女天孫男衍徽俱殤次女飴壽恭人歿後適桐鄉

沈氏恭人視庶子女教育尤至予嘗自課寶惠兒弟有不暇輒以屬恭人及先妣棄養予奉柩歸葬兒女輩盡從恭人授書恭人嘗課寶惠寫春秋左氏五十凡一篇間點定所爲策論予還京師見之知恭人善教大慰自其子女殤後漸識醫藥其後兒女有病必察知其然醫至使人詳語之治輒效及恭人媛幼生兒女復多夭折以是知恭人用心爲難能也道光元年五月廿七日感時疫六月二日時加申卒年三十有七從孫聚仁時在予舍中慰予曰人皆有一死叔祖母力盡於治家而勍

蕪儞之雖不壽何憾恭人性好書始嫁蔡恭人與之金二千多爲予買書及將北上猶餘五百金奉先妣爲道里費京居日用不繼典釵珥觿衣物拮据家事常少暇暇則執卷以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吾里朱氏樂府廣序其所尤習者錄經史中訓誡婦女者爲一編又次弟歷代后妃事以爲表其娛也予刪存其詩及雜文隨筆等爲聽松樓遺稿四卷鐫之木黃尚書左田先生及陳碩士侍郎卿滋圃學士見之屢從予索本以贈人曰是有益於婦教也予嘗讀曾子固所爲關職方妻周夫

人東玉之誌謂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
笑謂恭人曰如其言子可以當之耶恭人讀之一過憮
然曰我何能尚配古人尚配古人即曾銘中語也恭人
歿至今二十有二年矣數欲記恭人行事附之家乘不
果冬夜述此付寶惠兄弟宅日葬後同子所自爲颶山
穛傳刻而陷之墓屋壁間歲時子孫來祀可看讀之道
光二十有二年冬日

男彝甫謹重校刊

記事續稾卷八終